



读书给花听

□耿艳菊

普里什文在《花朵的河》中写到：“在春洪奔流过的地方，现在到处是花朵的洪流。”

花朵的洪流，真是太贴切。不说几十里郊外的万亩梨花园、桃花林、油菜花海，单只去家附近的小公园转转，那花朵之河的流淌就足以令人震撼了。

最多的是一种野生小紫花，虽是寂寂无名，却像河流一样到处流淌，在杨树林里、在沟渠中、在路边、在砖缝间。

迎春花、樱花、杏花、梨花、桃花，它们在枝上笑嫣嫣，黄的黄、粉的粉、白的白、红的红，清清爽爽，明明灿灿的一个花花世界。

花花世界，热闹只是表象。花朵是安静、谦虚的，始终以谦卑的姿态静静聆听这个世界。所以，当处于花中的时候，人的身心也总是格外地感到安静美好。

有一个词叫风说花听。不止如此，鸟在花树上歌唱，花朵也在听。人走在花丛中，行在花树下，聊天嬉笑，花朵亦在听。

我带着孩子走在两旁开满明黄色迎春花的小径上，教他读杜甫的《江畔独步寻花》：“黄四娘家花满蹊，千朵万朵压枝低。流连戏蝶时时舞，自在娇莺恰恰啼。”此情此景，甚是相宜。

孩子在小径上蹦蹦跳跳，也是饶有兴致。一首读完，孩子停不下来了。他说，妈妈，花朵们在这里动也不动，多没意思，我们继续读诗给它们听吧！

我笑了，这样的想法看似是小孩子的幼稚，却是不染一尘的诗意真纯。花朵明媚了我们的眼，明亮了我们的眼，而我们能它们做的实在不多。

再去公园的时候，孩子竟拿了本童话书。我们无论走到哪里，他只要看到花朵们开得好，便要我坐下来，读书给他和花朵们听。

孩子的纯真童心触动了我。我一个人去公园的时候，也自然地想要带上一本书，找一个花开明媚又安静的地方读一会儿。这样的读，不是默看，而是要大声地朗读出来，一个字一字从心间像溪水叮咚流过，到静谧安然的花朵洪流里。

在花朵前，在朗朗的读书声里，身外的一切似乎都忘记了，只有花、书、自己。这时候，心静得很，又空明得很。说是读书给花听，其实获益的还是自己，而花却不会去计较，这是花比人的高明之处。

有一天，我带了《道德经》在一片小紫花里读，读至“致虚极，守静笃”时，忽然想到这不是花朵的气质吗？遵循自然，空明宁静，坚守心志。

找一个宁静的地方，给花朵们读几页书。我不过给花朵带去一些书卷味道而已，而花朵们给我的又岂止是花香？

风的舞步

□潘玉毅

春日里多的是风，它从墙头吹来，从门缝里吹来，从花木丛中吹来，好似一个舞者，随着气温与心情的变化变换着舞步。它从春光隐约可见舞到春意凋零时分，片刻也未得闲。

当春天还埋藏在冬雪之下时，风声呼呼作响，风的舞步像是探戈，伴随着满耳的街乡俚语，释放着内心的渴望。此时的风舞动起来刚劲挺拔，潇洒奔放，充满了北方汉子的粗犷豪迈；内心却是柔软的，因为久等的春天马上就要到来。

冬雪消融，花儿次第开放。春风款款踏踏，舞步轻盈，像是跳华尔兹的花仙子。手指一点，脚尖一踮，草绿了，花开了，大地和大地上的生物都苏醒了，跟着她的节拍舞动起来。有那脚步轻灵的，学得有模有样，有那身体笨重的，舞技拙劣可笑，但都是一派生气勃勃、欣欣向荣的模样。一步春风一步诗，春意浓时，河边柳树伸懒腰，堂前梅花迎春笑。

春日的天气最是多变，明明已经春暖花开，转眼又来了春寒料峭。“乍暖还寒时候，最难将息”，春风可从不理会有没有人欣赏，它自舞得自在逍遥。当一股风与另一股风相遇，它们的舞姿有点像恰恰，时而快时而慢，时而分时而合，正应了这暖暖寒寒、晴晴雨雨的天气变化。

到了四月，天气彻底变暖了，虽然偶尔还会起几阵寒潮，但薄薄的春衫再也无需换下。春风袅袅，像旧时人家屋顶升起的炊烟，熏熏然使人犯困。风之痕，则似远方情人的细手绢被风吹去，不偏不倚，落入你的怀里。这一番舞袖轻挥当是中国古时的白纛舞，掩袖、拂袖、飞袖、扬袖，轻舞慢转，煞是好看。风的体态也真是轻盈，竟能站在一朵花的花心舞上许久。枝头的鸟雀看呆了，地里的青蛙看傻了，纷纷忘记了鸣叫。

习习徐徐，一转眼到了暮春，风的舞步忽然充满了依依不舍的味道。远芳侵古道，依依离别草。春风的舞步一变再变，它牵起柳条又放下，再牵起再放下。记得宋人王观的《卜算子·送鲍浩然之浙东》下阕云：“才始送春归，又送君归去。若到江东赶上春，千万和春住。”这时的风之舞已经全无章法，或许是因为不忍离别，才会像梁祝十八相送那样，从书房门前，一路相随到长亭，并发出声声挽留，风且住，春且住。

但春天终将逝去，就像人终将老去。人在春天，所应做的无非是趁着春光正好，看一看这风的舞蹈、春的妩媚。

江南亦有杏

□安殷

三月，我在江南的小区里，看到了杏花。

过年后，江南一直多雨，难得有晴天。柳树刚冒出嫩芽，这时候的雨是杏花雨，让人想起“沾衣欲湿杏花雨，吹面不寒杨柳风”的诗句。

偶然见到片刻的阳光，让人心生欢喜，乘着有阳光，洗洗晒晒，人也顺带出去走走，吹吹春风，去去身上的霉味。我终于明白，小区里长得很像早樱的不是樱花，不是梅花，而是杏花。因为杏花的特征是反折的紫红萼片，它完全符合。

仔细搜寻，小区里有好几棵杏树，最大的那株在水池边，至少有二十年以上的树龄，冠大枝垂，苍苍遒劲，邻水而立，在水中留下美丽的倒影。不管是摄影，还是写生，都让人回味无穷。中河边的高楼下还有两株，也很高大，但和二十层楼比，还是矮了。

杏花的颜色很有意思，会变色。它在含苞待放时，色彩艳红，花瓣张开后，就由浓渐渐转淡，到花落时，则成了雪白的一片。宋代的杨万里对此观察得十分细致：“道白非真白，言红不若红。请君红白外，别眼看天工。”

住的小区里，有梅花、桃花、樱桃、早樱、红叶李等，这些花的花期有重叠，晏殊就说过：“风吹梅蕊闹，雨红杏花香。”而且这些花的花型也很相像，我是花了好几年的时间，才慢慢把它们区分开来的。一种办法就是记住它们的果实。看它们开花，在挂果的时候偷偷摘上几个，尝尝味道，这样记忆就深了。我知道，梅子是酸的，不管成熟度如何，还是酸得倒牙。拿来泡酒，酒也会变酸。红叶李是花叶一起生长的，花瓣比较单薄，不像是有福气的样子。它的果子紫红，也很酸，但和梅子的酸味不一样。樱花只开花不结果，樱桃会挂果，只是这种樱桃很小，不太甜，和蔬果店里卖的不太一样。而且小区里有很多鸟，尤其是乌鸫和八哥，没等人来摘，就已经把樱桃吃光了。鸟儿也喜欢吃杏子，我也尝过，这杏子个儿不大，有点酸，不如我在北方时吃的味道。

杏花在中国传统中，是有地位的，为十二花神之二月花。古诗词中，关于杏花的诗句不胜枚举。杏花，果真能勾起诗人们的思乡之情？白居易的《重寻杏园》中有这样的诗句：“杏花结子春深后，谁解多情又独来。”最有名的，莫过于叶绍翁的“一枝红杏出墙来”。小楼一夜听春雨，深巷明朝卖杏花——陆游的《临安春雨初霁》，写的也是江南的杏花。

